拼图（一发完）

\*病着，写了个不知所谓的东西

黄仁俊坐在地上拼一幅拼图。

第一个进来的调查员有酒红色的头发，染发剂有些褪色，洗浅了的部分是一种橘，在四方的冷光下像一颗劣质的太阳。

他搬了把凳子在黄仁俊面前坐下。

——椅背朝前，双腿分跨两边的坐姿。

他说这幅拼图少了一块。

你想吃什么口味？

草莓、橙子、荔枝牛奶。

哦，只剩下草莓了。

他自顾自地说着，剥出一颗粉红色的糖果塞到自己嘴里，然后冲黄仁俊开门见山。

“罗渽民在哪里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黄仁俊也是这样回答第二个调查员的。

这位染了个轻飘的薄荷绿。

褪色以后发白发黄。

像是洗破了的T恤。

他坐在地上打电玩。机子是不知是从哪个古董店淘来的。上世纪的玩意儿，难为他还找得到电池开机。

但他毕竟是钟辰乐。

拆开泡面把整座房间搞得一股子鲜虾鱼板味之前。

他说，朴志晟一直觉他哥没死。

所以。

“罗渽民在哪里？”

我不知道。

房间里没有日夜，只有无尽的白光。

黄仁俊无法确定周身流逝的时间，只能一片一片拼接地面上破碎的拼图。

白色的碎片充满了陷阱。

最早最早的时候，它有个好听又有趣的名字——白色地狱。

尖锐的疼痛迫使黄仁俊停下了动作。

他保持稳定，缓慢呼吸，极有经验地等待这阵锐痛过去。

然后记忆浮现。

这不是他的拼图。

送他拼图的人有一张好看的脸。

笑起来的弧度过分得大。

世界随着那道弧度撕裂开去。

黄仁俊伸出手去，在所有一切掉入深渊之前，摸到了那张虚空中的、不存在的脸。

那是罗渽民。

黄仁俊的搭档。

北境372年消失在一次任务中，距今三年，于上星期宣告法律死亡。

太多人认为罗渽民还活着。

那场任务实在是蹊跷。

没准罗渽民通了敌。

说不定他是个叛徒。

……

种种猜疑甚嚣尘上。

黄仁俊在一星期前睁开眼睛，昏迷中醒来，所有的一切归零。

他不记得自己的名字。

不清楚谁是罗渽民。

认不得自己多年的好友与队友。

他的人生。

骤然变成了一副破碎的纯白地狱。

第一个调查员再次到来的时候，黄仁俊知道了他的名字。

李楷灿。

他这样叫他。

被叫的人有一瞬露出一点柔软的东西，那是失落、哀伤与痛苦的合集。

仅仅流淌出一丁点，又迅速地被主人收回去。

蜜糖肤色的人冲他笑嘻嘻。

不满又过分熟稔地冲他撒娇，不合时宜的那种。

他说仁俊你怎么叫得这么陌生？

我俩谁跟谁？

于是黄仁俊真的问他。

“我俩谁跟谁？”

李楷灿低下了头，又抬起。

黄仁俊知道低头前他想说的才是真相。

但抬起头来以后，李楷灿又混不吝地冲他笑。

还有什么关系？

问就是父子。

这个人好像什么都可以拿来开玩笑。

黄仁俊试图从他身上找到破绽。

破绽太多了，却没有一个可以透露出有用的信息。

他想知道罗渽民是谁。

黄仁俊又是谁。

他们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。

任务又是什么任务。

疑问太多，但没有人愿意为他解答，他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造访。

丢给他那个千篇一律的问题。

——罗渽民在哪里。

得知他们所在的地方是片荒漠，是件很偶然的事情。

造访的第三个调查员有一对天生的笑眼。

适合西装的骨架。

还有骨子里浑然天成的游刃有余。

他自我介绍叫李帝努。

但调查员的名牌上挂的却是李杰诺。

他并没有要解释这件事的意思，例行公事地问了一些关于黄仁俊本人的问题——据他所说是用以评估黄仁俊本人目前的心理状态——后，便很客气地打招呼离开。

离开的时候遗落了一张纸。

黄仁俊犹豫了一段时间，大概是五分钟？

困在这间屋子里，他已经没有办法很好地去评估时间。

姑且就说是黄仁俊世界里的五分钟。

他捡起了那张纸，从上面得知了一些关于自己以及自己之前生存的世界的信息。

他们所在的这篇大陆叫做北境。

处于荒漠中心。

浮空在茫茫水域之上。

水域与荒漠间零星有接壤，相接处是冲天的冰柱。

在黄仁俊脑海中，阳光晴好的天气里，那冰柱应当折射出漂亮的光晕。

但他不记得自己是否见过。

晚些时候他会看到短暂的画面。

名为黄仁俊的他自己站在一群人中间，站在冰柱的边缘。

阳光很好。

冰柱有钻石的璀璨。

他下意识地向前一步，被另一群人中的某个喝退。

身边有个人握住了他的手。

他低下头去，看到一金一银两条金属环撞在一起。

——一块拼图碎片被他挖起来。

拼错了。

黄仁俊想。

随后他陷入了空寂的茫然。

对错是伪命题。

某一个瞬间有人这样对他说过。

然后问他。

你想不想知道，它们究竟是什么？

“它们是怪物。”

第四个调查员指着图鉴告诉黄仁俊。

他的头发是黑色的。

据说行程颇多，曾经是某个统筹小组的临时组长。

脸上还是看得出年轻的痕迹，戳中某一个点的时候稳重会完全消失。

但是非常笃信某一套生存逻辑。

要活下去就要努力。

多训练没什么不好的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救你的往往是你的本能。

黄仁俊反问他。

“我是怎么活下来的？”

昏迷的时候他听过太多流言，说任务到后期出现了变故，黄仁俊本不应该活下来。

“你在气囊里。”李马克——也就是第四个调查员说。

仿佛觉得这个答案还不够具体。

他伸手在半空中比划了起来。

“周围都是爆炸造成的辐射尘埃，只要沾上一点点，就足以致命。”

“但我在气囊里。”黄仁俊说。

“对。”

“那罗渽民呢？”

李马克沉默了下来。

而黄仁俊只是觉得奇怪。

如果说当时是这样的环境，那么暴露在辐射尘埃里的罗渽民必死无疑。

为什么所有人都还要来询问他罗渽民的下落？

疑问太多。

最后的最后，李马克只跟他强调了一点。

“罗渽民是你的搭档。”

“你还活着。”

“所以他应该也还活着。”

这对于黄仁俊来说确实是一个很难理解的逻辑。

于是他在李楷灿有一次造访他的时候，问了他这个问题。

李楷灿来看他的频率比其他人都高。

黄仁俊由此判断他俩之前应该是关系还不错的朋友。

虽然这个“朋友”每次出现，都挂着调查员的头衔。

“但是不这样又进不来。”

李楷灿嫌弃地把调查员的牌子从脖子上顺下来，随手挂在了椅子角上。

他给黄仁俊带了盒炸鸡。

——说不准是他想吃还是黄仁俊想吃。

自己先从里面挑了个鸡腿。

作为北境的任务小队，他们有严格的体能测试跟肌肉质量要求，油炸的食物会影响肌肉质量……

李楷灿叹了口气。

黄仁俊笑笑：“作恶要选好地方。”

屋子里依旧白光泠泠，时间错乱，四四方方得令人难受。

李楷灿摇头：“我可不会说这是个好地方。”

黄仁俊就是在这个时候问他这个问题的。

李楷灿愣了一秒。

“你连这个也忘了……”

他说得很小声。

但黄仁俊长期处在寂静之中，针落地的声音也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不过听清楚又怎样？

他没有戳穿。

只是看李楷灿重建了自己的表情，告诉他，在北境这个地方，搭档的意义就是彼此的半身，比伴侣还要严格的那种。

他们互相选中之后，会进行一个复杂的仪式。

从那一瞬间起，搭档直接可以互通心思，越过常规的方式交流，也将半条命交给了对方。

“比如我跟李马克是搭档，要是他在哪里撞了一下，我也会感觉到疼。”

李楷灿说。

“那他现在也应该知道，你在吃鸡。”

黄仁俊举起鸡块，在空中跟他碰了一碰。

做了个好笑，又没什么意义的，干杯的动作。

但是有趣。

跟李楷灿在一起的时候，只要有趣就够了。

拼图拼到三分之一的时候，黄仁俊整合了一下手上有的线索。

他平躺在屋子里仅有的一张床上。

——床很窄，一米二左右的宽度，是硬板床，连枕头也没有。

天花板上看不到光源。

只是白。

骤然如雪般的白。

难以说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坠入梦境的。

但雪落了下来。

拥有粉红色头发的人站在距离自己三米远的地方伸手招呼他。

他叫他仁俊。

跟他说生日快乐。

他说北境难得有雪，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。

我们一起看星星吧。

低音炮的声线，刻意压软的说话方式。

黏黏糊糊地像一团刚打发好的鲜奶油。

梦里的黄仁俊跟那个人接吻。

醒过来的时候才意识到。

那个人是罗渽民。

在搭档之前先是恋人，他们应该是这样的关系。

黄仁俊靠揣度着自己之前的人生过活。

有个人鬼鬼祟祟地摸进来。

调查员的牌子也挂反了，就背在自己身后。

他细手细脚，一副没怎么长开的样子。

黄仁俊忽然想到钟辰乐曾经提到过的那个名字。

“朴志晟？”

来人倏然瞪大了双眼。

“哥你记得我？”

黄仁俊顿了顿，最终还是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。

露出一个安抚性质的笑容。

“我猜的。”

朴志晟即将出现的笑意被扼杀在萌芽中，他眼眶很红，又不像是哭过的那种。

黄仁俊姑且推断。

要么他很久没睡，要么……就憋着没哭。

哪种都不是好答案。

朴志晟进来讲了一堆有的没的。

黄仁俊心想他应该不是这样的性格，是不喜欢哥哥们过分亲昵逗弄，熟悉了又会以下犯上，跟钟辰乐在一起简直两个小魔王的类型。

他们果然是认识的。

黄仁俊想。

但又很遗憾，他确凿失去了所有关于这些人的记忆。

包括罗渽民。

朴志晟愤愤不平了一些关于他哥——也就是罗渽民的流言。

他的到来给了黄仁俊新的线索。

北境不是唯一有活物的地方，北境之下的水域里，生存着另一些……东西。

李马克口中的怪物。

黄仁俊想起那本模糊不清的图册。

而朴志晟说。

“他们跟我们长得一样。”

是谁有权利说自己天生居于高位？

高处不胜寒。

我们是被圈养的笼中鸟。

是不听话就会被枪杀的漂亮工具。

……

黄仁俊又做了一个梦，又或者，他只是短暂地恍惚了一下。

于是在潜意识暴走的领域里，他听到无数细碎的声响。

不知道是自己的想法。

还是别的什么。

他觉得陌生又熟悉。

会是之前那个黄仁俊的内心吗？

又或者，是罗渽民。

他没有答案。

拼图还剩下四分之一，他开始犹豫要不要继续。

这是他唯一的消遣了。

拼完之后要怎么办呢？

那些人，外面的人，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寻找罗渽民？

他要在这里被关一辈子吗？

以黄仁俊的身份。

但他到底是不是黄仁俊呢？

如果罗渽民真的死了。

所有的问题都不会有答案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久到黄仁俊开始明白什么是思念的时候，李杰诺又出现在了这个房间。

他说李马克跟李楷灿去出任务了。

任务地点就是之前黄仁俊跟罗渽民出事的地方。

黄仁俊哦了一声。

平稳地将其中一块碎片拼合到了巨大的雪白之中。

李杰诺说：“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”

黄仁俊感到荒诞。

于是他笑了。

“你觉得我能知道什么？”

没有过去。

没有未来。

甚至没有现在。

这个黄仁俊的存在，相当于不存在。

但李杰诺走的时候，他还是感觉到了心悸。

心脏抽动，手指颤抖。

他下意识地望北方的一个角落，明明只有雪白一片，却仿佛看到了凛冽的风吹破一角。

雨雪都倒灌进来。

具有箭型尾翼的龙划破长空，呼啸而来。

但那都是幻觉。

包括驭龙的罗渽民，都是。

钟辰乐跟他提起了越狱。

吸着一包吸吸果冻。

李楷灿已经半个月没来了——钟辰乐告诉他的时间。

黄仁俊还剩下最后一角没拼完。

但手里的碎片明显不足。

他想起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李楷灿就告诉他这幅拼图少了一块。

那一块去哪里了呢？

黄仁俊在疑惑中伸手弹了钟辰乐的脑门。

“不要胡思乱想。”

“如果你不想连累朴志晟的话。”

钟辰乐把果冻一吸到底。

他说。

“哥，仁俊哥。”

“你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等黄仁俊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是很久以后。

告诉他的人是李杰诺。

他穿了三件套的西装，连内衬到领带清一色纯黑。

只是领口的针花是酒红色的。

一点点褪色，褪色部分橘得像颗劣质的太阳。

黄仁俊已经拼完了所有的部分。

只剩下失落的一块。

于是李杰诺来的时候他站起身来。

随后感到巨大的眩晕。

李杰诺要走的时候，黄仁俊扶着墙面坐下。

“你没有搭档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在等一个人。”

李杰诺笑了笑。

他没有回头。

只是说。

“他不会再来了。”

李马克跟李楷灿在任务中失踪。

现场充满了跟之前一样的辐射尘埃。

官方封存了他们的档案。

盖了红色的。

象征死亡的铅印。

黄仁俊盯着缺失的那一小块看。

看得久了什么都是模糊的。

房间里还是四四方方的纯白，他预感有什么东西变了。

冰柱碎裂，北境沉降。

他做了一个洪水滔天的噩梦。

梦境的最后是罗渽民的声音，背景昏昏沉沉，有橙红色，也有发黄的薄荷绿。

像是某一场瑰丽的极光。

他说。

我们会离开这里的。

在天光最亮的时候。

我们一起。

得知钟辰乐跟朴志晟被判刑又是一段时间之后。

这个消息太荒诞。

以至于黄仁俊花了好一阵子才消化。

他看自己的消息源。

李杰诺说：“他们在讨论劫狱的事情，他们想救你出来。”

“救……我？”

黄仁俊复述着，突然感到刺骨的寒意。

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。

而李杰诺对他亮出了自己的任务纸。

“我要走了。”

他说。

“C区的冰柱不稳定，前线报出现了新的怪物。”

他把图鉴亮给黄仁俊看。

那分明，是罗渽民。

黄仁俊梦境中的罗渽民。

没有搭档的人很少上前线。

李杰诺离开的时候对黄仁俊说了再见。

但他们都知道。

不会再见了。

黄仁俊又想起了李楷灿，想起他第一次见面就看出来的，拼图的残缺。

想起送这幅拼图给自己的罗渽民。

纯白地狱。

残缺即出口。

他用李杰诺悄悄递给他的匕首狠狠地敲击了拼图的残缺处。

白光消失了。

整间屋子笼罩在一片不祥的红色中。

但白色褪去。

红光之下，黄仁俊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牢笼中，周围都是水。

无边无际的水。

水里漂浮着什么，一团团的，纠缠在一起又分开。

本能驱使他远离。

但黄仁俊鼓起勇气向前一步。

那是死去的“尸体。”

漂浮在莽莽水域之中，重复的面孔，断折的肢体，曾经存在的呼吸。

剧烈的疼痛席卷他的大脑。

他从未比此刻更加清醒。

他拉开纯白的衣襟，失落的拼图碎片嵌刻在心口处，缓慢地，浮现出一种虹彩似的流光。

像极了冰柱折射的阳光。

这是他跟罗渽民共同的计划。

北境只是一个谎言。

水域却也并非绝对的真实。

就连自由也不是独一无二的。

但或许广袤太美——黄仁俊将拼图碎片握在手中，凝成一柄纯白的单分子刀。

第一场雨降下的时候。

北境盛开了一朵赤红色的水花。

钟辰乐与朴志晟倒伏在花瓣之下。

水柱冲天而起，北境坠落了。

消失已久的罗渽民架着远古的龙从天际呼啸而来。

黄仁俊看着他。

像是他背后即将出现盛大的红日。

天光乍亮。

死去的将复生。

活着的欣欣向荣。

他冲龙背上的罗渽民伸出手去。

但天就这么黑掉了。

END